

往事漫忆

父爱如酒

刘志民/文

小时候,我家的日子过得很清苦。父母的收入不多,供养着我们姐弟四个。因此,尽管父亲有喝酒的嗜好,平时也只是忍着。只有到了周末,他才会花上五元钱,打上一斤“地瓜烧”(农村的一种散酒),喝上两盅。

村子里有一口水塘,每到周末,我和弟弟常带着自制的鱼竿去钓鱼,每当幸运地钓到鱼时,母亲就会炒上几样菜,全家人就会像过节一样高兴。我抢着为父亲摆上酒盅,满满地倒上,父亲端起,“嗝”儿的一声一饮而尽。他总是不吃鱼肉,而是把鱼头夹到碗里,边吃边笑着说:“烧酒就鱼头,就是香!”所以,又鲜又嫩的鱼肉就成了我们姐弟四人的专享。

后来,我们上学了,花费渐多,生活日渐拮据。父亲一边拼命往土里刨食,一边做点儿小生意。一到放学的时候,我就跑到父亲做生意背的竹筐前,把它翻个底儿朝天,总能找到几支铅笔、几块橡皮之类的东西,却从来没发现一瓶便宜的“地瓜烧”。每到开学的时候,他总是从皱皱巴巴的零钱中,把那些崭新的十元大钞拣出来,放在我们手中,说:“这可是你爹省下的酒钱,可要好好念书啊!”

上高中时,我发表过一篇“小豆腐块”,得到了五十元稿费。那一刻,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跑到村里的小卖部,给父亲买瓶酒。本想他会很高兴,没想到却遭到一番训斥——“有了点儿钱,就大手大脚!”第二天,他让母亲把酒退了,换了几袋豆奶粉,放到我的书包里,说:“你要是学不出个出息,我喝什么都不香!”

1997年我考上军校,父亲把我送到西安。一下火车他就把我领进一家饭店,点了四样儿菜,要了两罐“青岛”啤

酒。他全打开了,推到我面前:“部队有规定,不兴喝酒,你今天多喝点儿,以后就别喝了,可别惹事啊!”大学四年,我谨遵父命,滴酒未沾。

大学毕业后,我分配到石家庄,在部队当了干部。每次回家时,都给父亲捎上两瓶衡水老白干。父亲说:“以后别买这酒了,大贵的。我有酒钱,你还得攒钱买房啊,有了房才像过日子的。”

我和妻子打拼了五年后,有了一定的积蓄,在家里的“赞助”下,于2010年在石家庄买了一套房子。装修好后,我把父亲从老家接来小住。那天吃饭的时候,我打开一瓶五星的衡水老白干,给父亲倒上一杯,他连忙摆手说:“不行了,不行了,上了年纪,胃口不好,不能消受这东西了。”我立刻木然,这就是我可怜的老父亲啊,为了儿女,一辈子辛苦劳作,省吃俭用,吃了九分苦,享了一分甜,到头来却喝不了儿子敬的一杯酒!

这几年我每次回老家,不管是“三夏”大忙时节还是秋收的忙碌日子,也不管我姐姐、弟弟、妹妹家里是否有事,父母都会把他们三家叫回老宅,张罗一大桌子菜,祖孙十好几口闹腾一整天。父亲的血糖高,早已滴酒不沾了,但他总会把压箱底儿的陈年老酒打开让我们喝,自己拿茶水和我比画,一个劲儿地让我多吃点儿多喝点儿,直到我晕乎乎在暖和的土炕上睡去。本来应该我陪父亲吃饭喝酒,现在却反过来了,每每想到这些,我心里都很不是滋味。

父爱如酒,父亲就像他喜爱的“地瓜烧”一样,普通、实在而又热烈,他没有多大的本事,从牙缝里省钱让四个儿女都混出个人样儿,却很少考虑自己。天下的父亲都是一样的,给儿女的再多也不嫌多,给自己的再少也不嫌少。

流年花火

爷爷的竹编

沈立锋/文

如今,机械生产和高科技已经取代了大部分的传统手工艺。但是,有些东西机器可以代替,有些东西却还是手工做得好。因为这里面有我们对历史和文化的传承,有匠人们心血的渗透,有模具所取代不了的精致。比如,旧日我们常用的竹制用具。今天,它们几乎都被埋进了我们的记忆里,快销声匿迹了。

我在乡下的爷爷会传统的手工竹编,大家都说他的竹制品精致紧密。爷爷编织时,姿势如舞蹈般优美,让人感觉他的工作就是一门艺术。爷爷的编织技术靠师傅亲口传授,没有图纸全凭领悟。这门手艺是一门细致活儿,没有个两三年的时间是掌握不了的。这些年,随着竹制品销量的日益减少,爷爷已经不奢望通过做竹制品来赚钱了。他惋惜的是现在没人愿意学这个了,早年他也曾收过几个徒弟,但是徒弟们刚出师就改行了,爷爷最害怕这门民间手艺会失传。

爷爷家有很多用竹制品,我静下心来慢慢欣赏:竹篮、竹凉席细密均匀,精巧耐用;竹箩筐、竹簸箕、竹背篓方圆周正,既实用又有艺术美感;竹床、竹椅、竹碗柜,美观大方牢固结实,经久耐用。这些竹制品是最好的绿色环保用具,家里摆放一些精致的竹制装饰品,能提高房间的整体品位。

爷爷送我家一只竹篮,一把竹躺椅。城市里的人们崇尚自然,我家的竹篮极富质感、样子朴实,母亲提竹篮买菜时神情悠闲、心情舒畅,气质朴素优雅,成为菜市场的独特风景。我家的竹篮有多种用途,可盛各种物件。记得我小时候,母亲常提着竹篮去赶集,回来后她会从

竹篮里拿出发亮的葡萄、又大又圆的西瓜、香甜的雪花梨、绿油油的蔬菜。母亲提着竹篮去商店,总是能带回许多好玩的玩具、好吃的食品。我被自家的竹篮吸引住了,一度认为它有魔法。竹篮最适合装鸡蛋,鸡蛋用竹篮装从来没坏过。捕鱼是一种有趣的娱乐活动,而捕鱼少不了鱼篓,在竹篮上加装竹篾编织的盖子,它就变成了“鱼篓”,把鱼往里一塞,一只也跑不了。

竹躺椅具有方便调节舒适度、保温与散热的特点。它有适当的弹性,可缓和重力消除疲劳,还会散发清新芬芳气味,有益于身心健康。上中学时学习紧张,到了盛夏屋里酷热难耐,我感到太阳穴胀得厉害总无法入睡,就想起了竹躺椅。在院子里树荫下摆好竹躺椅,我躺在上面一阵凉爽,一会儿便闭上了眼睛,睡着了。在时间的流里,时尚家具沙发、皮椅已成了每家客厅的主角,不花哨的竹躺椅破损多处,修补之处依稀可辨,在一个角落里记载着悠悠岁月留下的痕迹。



老照片

父亲珍藏的相片

李荣根 文/供图

1937年,我的父亲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冀中抗日游击大队,在冀中平原的热土上,和凶残的、灭绝人性的日本鬼子进行了不屈不挠的奋战,直到1945年抗日战争取得胜利。

这张照片是抗战胜利后的1945年初冬,在文安县的一个村子,父亲和他的两个战友的合影。那时,八路军的物质极度匮乏,身材瘦小的父亲穿着极不合体的军装,脚上还穿着单鞋,但他们仍不失其英俊潇洒的革命军人风度。

现在,全国人民正在努力奋斗,奔向更加幸福美好的新生活,但我们不能忘记无数革命先烈的丰功伟绩,幸福的生活来之不易。我们要砥砺奋进,为实现“两个一百年”的宏伟目标而努力奋斗!(左一为我父亲)



风华正茂时我们投笔从戎

刘新民 文/供图

今年正月初八,我去天津拜访老同学战友,并到原66军我部队老营区河东区卫国道马场、西青区杨柳青看了看。小住几日后,我们建了一个“66津保战友”的微信群。

回到保定后,在微信群中突然见到一位战友爱人发的图片,是1965年2月拍的保定一中欢送应征入伍同学留念的照片,大家都未见过,十分惊喜。

保定一中是当时屈指可数的省重点中学,面向保定地区22个县和3个市区招生,凡是考上一中的

都可以“农转非”。一个年级四五个班,班容量仅在45人左右,所以,能考上一中的都是出类拔萃的学生。征兵的时候,全校同学踊跃报名,但只有我们17人被选中。其中高三8人,高二7人,高一2人。这些同学,尤其是高三的,基本完成了学业,只差四个多月就高考了,那时的一中升学率很高,我们毅然放弃上大学的机会,响应征召,义无反顾地奔向部队,把宝贵的青春献给了祖国。(照片中第二排左数第三人为刘新民)

